

# 有没有什么神反转的恐怖故事？

我猜妈妈终于下决心要杀我了。

这些日子，她陆续买回了砍刀、剔骨刀、扎绳、黑色的厚塑料袋，以及管道疏通剂，还有 33 寸行李箱。

妈妈装作若无其事，照常忙家务做饭，可她疏忽了一些事，让我看出端倪。

我从不吃圆尾鱼，她却每天轮换着做黄鳝、泥鳅、黄腊丁。当我闻到那个味就吃不下饭，捂着嘴巴干呕时，她和爸爸神情莫测地交换眼神。

最夸张的是，她经常会叫错我，把我的名字「端小锦」叫成妹妹的「端小瑟」。令我有个错觉，仿佛我已然是个被遗忘的人。

我晚上哭醒，醒来后，看见小瑟忧心忡忡地瞅着我。妹妹总是这样，会在凌晨跑来跟我一起睡。

「姐姐，你有没有看出来，妈妈不对劲？」她问。

我不出声，她看懂了我的表情：「那你不能坐以待毙啊，赶紧逃吧！」

我依然犹豫。

小瑟沉下脸：「你非得等妈妈亲自动手吗？」

我愣了愣，是啊，我不能让妈妈变成杀人犯的。她的手那样温暖，曾经牵着我和小瑟走过许多人生路，不该从此沾上鲜血。

妈妈没有错，她一定也不舍得伤害我，只是她没办法。一切都因为我是个太差劲的女儿，才把妈妈害成这样。

我不该死皮赖脸，我应该自我了断。想到这儿，我打算自己去死。

可是看着熟悉的房间，我又犹豫了。那么温暖的床，那样令人安心的小夜灯光芒。

这是我的家啊，我生活了许多年的家，每一个角落都有我最珍贵的记忆。

只是想到要离开它，我的心就会裂开一般疼痛，我无法想像，当我失去了家的依靠，会变成怎么样的孤魂野鬼。

看我流下泪来，小瑟说：「姐姐，要不你改啊，从现在开始就改。」

我问：「还来得及吗？」

「一定来得及。」小瑟也哭，我们俩陷入长久悲伤。

天亮了，我跟自己说，要变成一个最好的、让妈妈觉得还有希望的端小锦。可是，我发现房门被反锁了。

我走向窗子。窗子上是新焊上去的铁艺防盗窗，手指粗，撼之不动。

我被囚禁了，这几平方曾经最温馨的空间，如今成了我的牢笼。

被关起来的这段时间，我拼命想要逃，可爸妈轮流守着我，寸步不离。我求妈妈，她泪流满面地看着我，却始终只肯说：「乖乖，听话！」

我愿意听话，她叫我干啥就干啥，只盼着她能放了我。

这一天，妈妈突然做了我爱吃的酱烧鸡翅，她真的好久没有做我喜欢的菜了，我很开心，事情好像有转机。

菜很美味，我不舍得一下吃光，细嚼慢咽，却嚼出了古怪，赶忙把碗凑近细看。

一看之下，后背升起凉意。雪白的米饭里，均匀掺杂着白色的颗粒，细微难辨，和着饭菜吃下去，也不会有太多苦味。

我知道，那是磨碎的药粉。妈妈对我下手了。我的身体渐渐冷下来，腿软了，继而全身失去气力，沉沦进无尽的黑暗深渊。

丧失知觉前，神志却突然清明，想起了许多事。

妈妈这样对我，是有原因的。

我学习不好，进入高中又开始谈恋爱。

有一次彭诚带我逃晚自习出去玩，玩忘了时间，等发现时已将近半夜。我们不知所措，就想着找个地方躲一躲，捱到明天再说。

彭诚说，索性失踪得时间长些，这样爸妈看到我们时，说不定就只会惊喜，顾不上生气了。

我是全没有主意了，只能听他的。

没地方可去，彭诚想了想，说他们村有个民国女子的贞节牌坊，那女子姓洪，近年来，村里人在那建了香火旺盛的洪婆婆庙。

庙里有个值更室，他妈妈有时会在那值更，但平时大都没人住，所以他提出想带我到那里过夜。

我有些害怕，但也没有其他办法可想，我俩打了车过去，在门框上摸到钥匙，发现床上没有被褥，只好和衣躺下。

等警察凌晨找过去时，我正靠在彭诚怀里熟睡。

事情迅速发酵。人们骂我行为不端，小小年纪就卖弄风骚，还有人造谣说，我其实早就和其他男孩关系混乱，并且怀过孕、流过产。

那些日子，妈妈常常一愣就是好久，眼神闪烁，藏着说不出的疲惫。

没多久，又出了事。

彭诚族里闹翻了天，说我冲撞贞节牌坊，辱没祖先，会连累族人的运道。他们非得让彭诚抓我回去磕长头谢罪。

彭诚爸爸于是找上门来要带我走，我爸气得发疯，两人撕打起来，我爸断了肋骨，彭诚爸则被拘留，可他托了许多关系，最后竟被放了出来。

爸爸气恨难消，却又无计可施，拿了一点赔偿款了事。

我吓得夜不能寐，妈妈却说：「端小锦，你有害怕的心思，不如好好学习。」她不发火，比发火更让我愧疚。

我再也不敢乱来，老老实实补功课。因为小瑟说，只要我的成绩能有明显进步，妈妈心里会安慰些。

我抱着这样的希望，全身心投入学习，终于有了稳步上升，妈妈看我的眼神也多了柔和。

可正当我为此欣喜时，却突然发现，自己在校园里被孤立了。

女同学都不搭理我，男同学看见我就阴阳怪气地起哄，我像被困在一叶孤舟上，周遭是冰冷汪洋。

这些如果是酷刑的话，另外一件事就莫过于凌迟。彭诚看我的眼神也冰冷起来，并且不再肯搭理我。

两家人闹成这样，我不指望他一如从前，但起码不该把情绪发泄到我身上。这事毕竟不是我一个人的错。

我和他吵了几架，最终分手。自此后根本无心再学习，当期末考试来临时，我脑袋里除了空白还是空白。

我是个太不争气的女儿，可是我真的不想再让妈妈失望，也想在同学们面前证明自己。所以在考试时，我选择了作弊。

我硬着头皮夹带小抄，还没撑过第一场，就被监考老师当场逮住了。从这时起，我罪上加罪，成了校园里最大的笑话，再无任何翻身机会。

妈妈这一次彻底寒了心。她不再理睬我，爸爸看到我时，也总是长长地叹气。深夜里我闷头痛哭，只有小瑟在旁安慰，抱着我，陪我流泪。

可我已经没脸再见妈妈了，我劣迹斑斑，让她丢尽了脸。

不久后，我来到江上大桥，一头扎进滔滔急流里。那条江每天欢唱着，打城市边缘匆匆赶路，这一次它带上了我。

想到这里时，我突然醒悟过来，那天我已经死了啊！

刹那间，我的灵魂象从万古长夜里苏醒，渐渐化去混沌。是的，我已经死了。

也不对，死的确实是端小锦没错，但却不是我。我是端小瑟，小锦的双胞胎妹妹。

在姐姐跳江自杀后的很长时间里，我总认为自己是她。

### 3

我和姐姐小锦长得一样，并且有些心灵感应。她开心我也会开心，她疼，我也会疼。

姐姐自杀的事恶梦般纠缠，慢慢我感觉，死去的姐姐在我身体里复活。我似乎有了她的人格。

随着时间发展，我越来越坚信自己就是端小锦，还活着，并且活得很苦。

「端小锦」的记忆停留在跳江以前，辗转不得解脱，轮回一般，仍没摆脱想要自杀的企图。

爸妈为此极度紧张，带我到处求医。我不肯吃药，妈妈就把药碾碎，放在任何我能吃下去的东西里骗我服用。

我最喜欢圆尾鱼，而姐姐却很讨厌。于是，妈妈甚至故意天天给我做这些鱼，妄图恶心到我身体里的「姐姐」。叫我名字时，她也只肯叫我「小瑟」。

我常为此抗议，非说自己是小锦，久而久之，再喊我时，妈妈总是犹豫。

虽然她也想念姐姐，但却不想再失去一个女儿。所以她希望「端小锦」彻底消失，把一个完整的端小瑟还给她。

而当时，我以「端小锦」的视角去看，却误以为她是想要杀死我，因而表现得更为偏激。

眼看我要失控，妈妈无奈把我锁进房间，和爸爸轮番日夜看守，我才没有在「姐姐」的引导下走上绝路。

那些天，她和爸爸吃睡不安，瘦得形销骨立。

在这之后，「姐姐」很久没再出现。我劫后余生，加上治疗的结果，病情慢慢见好。

可我却仍然无法从悲痛中恢复。

对于「姐姐」的存在，我潜意识里是矛盾的。因为既想赶走她，又盼着她能留下。现在她终于离开了，我的心也随之空了一半，很凉，很痛。

见我日渐好转，爸妈跟校方沟通后，让我重新开始去上学。我走进校园，才发现自己真的已经离开好久，只能插班低一届的年级。

并且我感觉到，我好像记忆力出了些问题，想起往事，总一截一截的。

所以当我听到一些传闻时，着实吃了一大惊，这才意识到，姐姐的死恐怕还有些其他原因。

我们县城是个弹丸之地，人们观念守旧，比方说有很多长辈们，就深信驱邪舞的力量。

驱邪舞类似于「傩」，舞者都是老年男性，舞蹈拙朴神秘，寓意驱灾纳祥。

彭诚爸爸从看守所出来后，他家生意突然一落千丈，他一直怀疑是彭诚带着姐姐冲撞了洪婆婆，招来怪罪。

后来族人大闹责骂，他更加觉得姐姐不但得去赔罪，还得配合他们跳一次驱邪舞。

彭诚原也觉得可笑，但拗不过他爸软硬兼施，终于让步，以重新开始约会做借口，想见姐姐一面。

他几番纠缠，姐姐放不下对他的感情，犯了傻，到底还是去见他了。等上了彭城叫来的车，她糊里糊涂被他带到婆婆庙。

姐姐很生气，两人吵着吵着，月上中天，彭诚悄悄躲开，换几个穿着奇特服装、佩戴五色面具的老人登场，对着姐姐舞将起来。

月黑风高，四处一片死寂，只有怪异舞者尽显狰狞，还有庙里供奉的婆婆神像似笑非笑地看着姐姐。

姐姐被吓坏了。她恐怕从没想过，自己会被当作魔鬼驱赶，而这样驱赶她的人，正是她青春懵懂时爱上过的人。

这应该就成了压倒姐姐的最后一根稻草，她终于选择放弃生命。

这事流传开时，姐姐已经去世，我也开始生病，爸妈因此更是瞒着我，不敢让我知道。

直到此刻传到我耳中时，它早已被流言描绘得如同恐怖片。

我找到彭诚，要他把事情说清楚，到了最后，他反倒对我大喊大叫。

「我遭了报应了，这还不够吗？你还要把我怎么样？！」

「你还好好上着学，有什么报应？！」我也发飙。

彭诚恨恨地说：「我家生意破产，欠了很多债，爸跑路了，我和我妈现在连房子都没得住，现在你满意了吗？」

我有什么好满意的？他爸失踪，我姐姐就能回来了？可仔细想想，这事也可算报应不爽，天道好轮回。

回到家，我问爸妈，姐姐被跳驱邪舞的事是不是真的？彭诚他爸是不是因为心虚才躲起来？

爸妈听到我提这件事，脸色就有些不好看，既不承认也不否认。我心里就有了数，姐姐死前，确实是受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折辱。

我咬紧牙关，浑身哆嗦，妈妈劝了很久才平静下来。

她安慰我说：「彭家是真的破产了，他爸也是真的跑路。」

「这也不奇怪，毕竟这些年遍地都是债务风波，咱们县里曾经风光无限的老板们，逃了的不知有多少。」

「总而言之，彭家确实也算遭了报应，他们即便活着，也水深火热。」

这些话总算让我心里好受些，平静之后，真的好盼望姐姐能回来。如果她肯，我愿借我这具身躯带她去看看，害她殒命的人，现在过得也十分糟糕。

第二天早上醒来，我象往常一样去吃早饭，却突然在稀饭里又吃出奇怪味道。这味道我太熟悉了，那是我一直服用的药物。

我被烫着似地丢下碗，看向妈妈，问她：「妈，你为什么又喂我吃药？」

## 5

我没想到，妈妈在我好转之后，仍把药偷放进我的食物中。

「你老说你好多了，嫌吃药发胖，可你昨天的样子……我总不放心，因为我现在只剩你一个了。」妈妈说。

我知道妈妈在担心什么，她是担心我没好透，会再次犯病。可我就是满心不讲道理的无名火。

我和妈妈赌上了气，开始强烈抗拒吃药。几次对峙之后，妈妈生气了。她沉下脸瞪着我，狠狠地问：「你到底吃不吃？！」

我长这么大，从没见过妈妈这样对我发火。她嘴唇紧抿，显得愈发薄而苍白，嘴角有深刻纹路，瞬间又老了许多岁。

姐姐去世之后，妈妈本来就在日渐苍老，她是真的承受不住了。

「妈妈？」我怂了，怯怯地喊。

妈妈怔了怔，眼神活泛起来，如梦初醒，慌张地摸我的脸：

「对不起，妈妈就是……太害怕了。如果你再出点什么事，我不用活了。」

我心生愧疚，恨自己不该把妈妈逼成这样。

「妈妈我错了。但是以后直接给我药，好吗？」我小声问。实事求是讲，这样偷偷在饭里放药，我总觉得她想毒死我。

我也不明白，一直温柔和蔼的妈妈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突兀的感觉。说不定，我的病真的没有完全好？那的确应该继续规律服药了。

妈妈同意了，我们母女和好，那晚她特意来我房间，搂着我睡。睡到半夜，我清晰地听到她在梦中哭喊。

「对不起小锦，对不起……」

我撑起身子细看，发现她已是泪流满面。「格登」一声，在我心底深处，有那么不确定的一环紧紧扣上。

之前，即使是知道了驱邪舞风波，这一环始终无法密闭，我对姐姐的死因其实仍旧不确定，总觉得有哪里说不通。

直到这一刻，我才意识到，在我的家里，还有着什么秘密。

妈妈一定对姐姐做过什么，否则好好的，她为什么要在梦里忏悔？

第二天，我看定妈妈的眼睛：「妈妈，你有什么愧对姐姐的地方？」

爸爸埋头吃饭，妈妈手一抖：「啊？！」

我又继续说：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很多事我心里清楚。」

妈妈刚想说话，爸瞪她一眼，又骂我：「小瑟，你好好学习就行，别成天胡思乱想。」

答非所问。我不是傻子，立刻看出来，这言语后头一定试图掩盖什么。

可他们自此始终三缄其口，我再也问不出究竟来，急得如坐针毡。

我好想姐姐，好想听她亲口告诉我，最后时光究竟经历了什么。那天晚上我曾经感受到的巨大悲痛背后，还有哪些我不知道的真相。

于是在某个周末，我来到江边，打电话约妈妈单独见面。她很快着急地赶来。见到我时，泪都要下来了。

「你这是干嘛啊？为啥要跑到这里来？我快要被你吓死我了！」

迎着凛冽江风，我对她说：「妈，你与其在梦里和姐姐说对不起，不如在这儿。」

妈妈有些慌张：「我那天……说梦话了？」

我点点头，她沉默了。

我又说：「其实今天，我也要跟姐姐道歉，有件事我一直不敢告诉你们……她考试作弊的事情，是我向老师举报的。」

我的泪水纷纷落下，对着江面大声喊：「姐姐对不起！我错了！我错了！」声音传得很远，却并没有得到任何回应。

我明白的，就算姐姐回来，她也不会再原谅我了。

## 6

那天考试，我题做到一半，突然心里难受想要呕吐，由监考老师陪着去上厕所。

经过姐姐的考场时，下意识透过窗户看了她一眼，竟然发现她鬼鬼祟祟地在偷看。

我气极了。她居然干起这下三滥的勾当！把妈妈的付出当什么了？

妈妈为了她，过的那叫什么日子啊？担惊受怕不说，还要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，她怎么还能如此不求上进，恬不知耻？

除了妈妈的包容，还有我的努力呢？

我完成了自己的学习任务后，还要帮她一点点梳理课业，每天都要到凌晨才能睡。

我们为她操碎了心，指望着她能走上正轨，却发现一切不过是个笑话。

在卫生间呆了半天，我只憋出满眼的泪。出来后，我下定决心要给姐姐一个教训，所以向陪同老师举报了她作弊的行为。

姐姐只注意着教室内监考老师的动静，没料到窗外有眼，被逮了个正着。

我盼着能小惩大戒，根本没想到，姐姐竟会从此走上不归路。我的一时冲动酿下了再也无法挽回的苦果。

她走以后，我时刻不停地想起她待我的好。

她不爱学习，但每天我不睡她就不睡，自己学不进，给我下碗热腾腾的面条也是好的。

她还会悄悄洗掉我脱下的脏衣服，会把零花钱存下来给我买喜欢的书，会在生日送我漂亮的口红。

这样一个姐姐，永远地离开了，一个人。就算她有错，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太。

「妈妈，我害了姐姐，我也是坏人……」

我大哭，妈妈也跟着一起哭，她一下一下捶着我：「坏东西！你这个坏东西……」

最后她终于撑不住：「小瑟，不止你一个，妈妈也是坏人！不知道下辈子，你姐姐还愿不愿意做我的女儿，还给不给我补偿的机会。」

她一下子瘫坐在了地上，精气神肉眼可见地枯败下去。

「你不是想知道我有哪些对不起你姐的地方吗？那我就告诉你。只要你能别再纠缠在这件事里，以后好好生活。」

「小锦走后，我活下来最大的希望，就是你能有个好的未来。」妈妈说。

我点点头：「好！」

「你答应了，真的肯放下？」妈妈问。

我说：「真的，把事情弄清楚，我才能真的开始新生活。」

妈妈松了口气，缓缓地往下说。

下一刻，我往后连退几步，摔倒在地，瞠目结舌。

因为妈妈说：「那天晚上你姐姐被跳驱邪舞的事情，其实我是知道的，她向我求救说害怕，腿软逃不掉，让我接她回家，我把电话挂断了。」

她哽咽，半天才继续：「她回来后，就再也不肯跟我讲话，我又担心又后悔，想来想去，鼓起勇气打算跟她道歉，却发现再也找不到她了……」

我僵住，好不容易才发出声来：「为什么，你为什么不救她？」

妈妈声音很轻：「因为大家都说你姐姐确实有问题，我后来也这么觉得了。所以想着跳一跳驱邪舞，说不定能让她恢复正常。」

我要疯了，胸口撕裂般疼，拼命嚷：「妈你疯了吗？相信这些胡说八道的迷信？再说姐姐她哪里不正常了？！」

话音刚落，我转念一想，渗出冷汗。

其实在我眼里，何尝不是一样把姐姐看成不正常？因为她不爱学习、早恋、和男孩深夜不归。她还作弊……

所以她才将她举报给老师，想要给她一个深刻教训。我这样的行为，和驱邪舞，真的有什么区别吗？

归根结底，是我们这些自以为正常的人，把姐姐逼上了绝路吧。

7

我没有资格责怪妈妈。

她文化不高，生我们时年龄又偏大，抚养不易，因此最大的梦想就是两个女儿要有出息，她不怕辛苦不怕花钱，最怕的就是我们不乖。

我很听话，学习永远优秀，但姐姐却总是让她头疼。姐姐温和敦厚，可就是不喜欢读书。

我其实一直知道，妈妈会冲姐姐发脾气，会忍不住埋怨她。因为妈妈实在不喜欢一个胸无大志、老实得几乎显傻气的、只懂得和她抢家务做的女儿。

正因为如此，我在妈妈梦呓时，才会怀疑她是不是情绪失控，对姐姐进行过责骂和惩罚。

但在此之前，我对姐姐受过的委屈视而不见，并且说到底，我也是怨姐姐的。明明是姐妹，为什么我能做到的，她却做不到？

我甚至觉得她就是欠收拾，就该给她的脑子洗一洗，再塞进一些让人喜欢的东西，好把她塑造成个大家满意的新人。

我一个十来岁的年轻人尚且如此，何况年近半百的妈妈呢？

看着迅速老去的妈妈，我知道旧事重提的话，只会让她更伤心。只能将这些事就此放下，能令她苦涩的日子得以假装平静。

我学着所有人，珍惜当下，努力想要忘了姐姐。

当下很好，一家人在一起，有吃有穿，有屋檐可挡风遮雨，可这一切，没有姐姐的份。

姐姐的尸体一直没找到，爸妈在老家买了墓地，找个假期，拿了些姐姐的衣物，我们回去给她做衣冠冢。

老家距离县城十来公里，是在山谷深处的一座老房子。爸前几年回来重新修葺，供我们回家祭祖用。

这里也是我和姐姐儿时的乐园，房前屋后，似乎都留有她的音容笑貌。

妈妈见我发愣，安慰我说，到了这里，她也会忍不住想起姐姐。爸爸听了冷笑一声，自顾自去忙晚饭。

我知道，出事之后，爸爸对妈妈，其实一直都不肯真正原谅。

我好久没来，发现房子里又添了不少新设施。空调电视都有了，网络也接进山里。厨房重新装修过，杂物间还多了冰箱、冰柜用来储藏食物。

早上醒来，我看着屋顶炊烟升起，耳边是溪水潺潺、林鸟啾啾，说不出的自在惬意。多么好的生活，只是姐姐不在了。

起床后，我发现灶膛里余烬未灭，家里却到处不见爸妈身影。找了几圈，心中有些慌张。

我们村沿山而建，因地势原因，户与户之间住得本就松散，如今又大都搬走，因此四下里几乎空无一人。

高声呼喊后，见到爸妈从远处走来，我这才惊魂稍定，突然感到有些好笑。这是我熟得不能再熟的地方，怎么会害怕起来？

爸妈走近，我看妈妈肩上架着钉耙，爸爸手上掂着一柄铲子，两人脚上还沾着新泥，于是问：「你们别是去偷人家地里的东西了吧？」

妈妈瞥我一眼：「胡扯！」

我不依不饶：「那你们一大早全副武装去干嘛了？粥都煮糊了也不管？」

妈妈低了头进厨房收拾，爸爸叹口气苦笑：「放心，我们不是小偷，只是去修整爷爷的坟，把锅里的粥给忘了。」

我也笑了，原来如此。远处那片松林里，原是我们的家族墓地。殡葬改革后不给再使用，但也未曾迁坟。

我说：「难得回家，等会我也去给爷爷奶奶磕个头吧。」

爸爸突然变了颜色，气恼地说：「你能不能别闹了？不年不节的，磕什么头？！」

奇了，我只是想去拜拜爷爷奶奶，哪里就闹了？

还是不对劲。

我想去墓地的打算一直没得逞。早饭过后，爸就叫妈妈开车把我带走了。

「爸为什么不回？是爷爷的墓地还没修整完吗？」我仔细观察妈妈的表情。

妈妈明显呆了呆：「啊……是啊。」

她在撒谎。我沉默了，不敢再往下问，车厢里气氛变得非常压抑。

我一向是个联想力比较丰富的人，此时此刻，脑袋里开足马力，什么吓人的东西都有。

爸妈到底有什么事瞒着我？又为什么要瞒着我？

他们拿着工具，神秘秘古古怪怪，到底是挖了什么，或是埋了什么？他们挖或埋的这个东西，跟我又有什么关系？

我没法再想下去，因为头痛起来，阻止我继续思考。

等爸爸回到家，我发现他竟然在躲避我的视线。不祥的预感越来越强烈，紧紧攥住我的思绪。

凌晨，我在剧烈头痛中醒来，迷糊中似乎又看到了姐姐。她微笑着看着我，在我耳边叹息般地说：「小瑟，我回来了。」

等我再度恢复意识时，一看周遭景象，不由浑身起了鸡皮疙瘩，因为我居然站在老家墓地上。

那久不出现的「端小锦」，竟把我领到了我想来又没来成的地方。

此时已近黄昏，风掠过树叶，传来寂寞的「飒飒」声。我定下心神，往四处打量。

爷爷奶奶的坟并没有修整痕迹，爸妈真的有事瞒我。

可我终究没有胆量往松林深处走，一来天快黑了，二来因为畏惧，怕真哪里掩埋着可怕东西。

我越是想知道真相，就越害怕真相。纠结半天之后，我还是放弃了，退回到房子边。

这里离县城虽不远，但就是安静得犹如不同世界。

我再次感到恐惧，可又不敢给爸妈打电话，因为无法解释我在这里的原因，更不想让他们知道「姐姐」又回来的事，妈妈会受不了的。

本想着步行回城，却又偏偏下起雨来，这下我真是慌了，决定还是要进到家里暂避，再好好想个理由，求妈妈来接我。

好不容易用石头砸开院门上的挂锁，我却被拦在了主屋外头，因为门上是花挺多钱买的密码锁，我不舍得把它也砸了。

我在院里转了转，想赶紧找个偏屋进去待着，却意外发现杂物间的门上竟然也有一把同样的密码锁。

这怎么可能呢？我明明记得昨天来时，这里还只是普通旧锁。爸爸这是趁昨天我不在的时候，买了把新的装上去？

这就更不合常理了，一个杂物间而已，为什么要换这样昂贵的锁？还要瞒着我？里头到底有些什么东西是我不能看到的？

问题一个接一个，我脑子乱成一团，不安的感觉越来越强烈，迫切地想要一探究竟。

试了几组密码，都没能打开，我把心一横，找来一把斧头。斧头锈得发酥，劈几下就脱了柄。我索性又背来那把钉耙，使尽力气，才把门砸开。

灯亮处，我第一眼就看见那只 33 寸的行李箱，沾着泥土立在墙角。

再找，我又看到了妈妈买的那卷扎绳，它已经被用掉一半，跟一沓黑塑料袋放在一块。

我四处检查，没发现其他异样，但鼻尖总萦绕着难闻的味道，最后我走向那个冰柜。

9

冰柜里的气味差点把我熏晕。

许多个黑袋子装得鼓鼓囊囊，层层叠叠，被紧压码放在冰柜里，我提起柜门时，最上头一个几乎是弹了老高。

再细看，柜壁上还冻着暗黑血迹，血迹和袋子粘在一块。

我想打开它们，却实在不敢。方才那点胆气，在我闻到这个味道时，就已消失得全无影踪，只剩恐惧。

拨通妈妈手机，我哭得说不清楚话，把她吓得不知如何是好。

没过多久，她就和爸爸开着车过来了，看到呆立在冰柜前的我，他俩一齐惊愕失色。

「这里头……是什么？」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

爸爸说：「你先过来再说。那里头，就是些……肉……」

「谁的肉？」我问出这句话来时，老房子里升起吓人的寂静。

没人说话，我就又开了口：「打开它们，我瞧瞧。」爸妈还是不动，神情紧张。

我冷笑：「那我自己开！」说完，我赌气一般，把手伸向顶部的袋子。

「端小瑟！」爸爸低吼。他一步步朝我逼近，眼睛里布满血丝。

我吓得住了手，心头怦怦乱跳，爸爸怎会这么可怕！

我腿一软要倒，妈妈冲过来抱住我：「你别吓小瑟！」她哀求爸爸。爸爸眼神闪烁，脚步停下。

「小瑟，你可不可以别管？」他抹了把脸，苦恼地问。

我坚决地摇头，我不能不管，因为我害怕里头是姐姐。

姐姐的尸体这么久都找不到，家里冰柜中却有这么多可疑而恶臭的肉，我真的很难不这样联想。

我怕在我以为她被水流冲走时，她却一直这样四分五裂躺在冰柜里。我要帮她问个究竟。

「你们为什么要这样？她是你们的亲生女儿啊！」我哭着问。

但我没有勇气问出另外一句话。那就是，姐姐究竟是怎么死的？会不会她并没有跳江，而是因为爸妈嫌弃她，所以杀了她，然后编个谎言给大家听？

不不！我又猛摇头。我宁愿相信他们不是故意的，这里头一定有其他什么原因。

「你以为那是你姐姐？」爸爸问，「这怎么可能呢？你一天天的，能不能别胡思乱想？」

他大嚷，妈妈则低声抽泣起来。

见我转着眼珠不信，爸爸又对我伸出手来：「小瑟乖，我们回家去。你再这样，妈妈吃不消。」

他声音不稳，神情也无比扭曲，更让我确定冰柜里的东西不正常。

我咬咬牙，不再理他，手里一直紧握的剪刀一伸一挑，把最上头的袋子剪破，没想到有一些腐烂的骨肉失了拘束，顷刻间滚

到地上。

任何人只要看一眼，就能知道，它们绝对不属于什么动物。

爸爸大喊一声，冲过来掩住冰柜门，脸色青紫地跟我对视，我「哇」一下吐了他满身。

「是姐姐对不对？」我抖得将要散架，五脏六腑像冰封又似火烧，「其实是你们杀了她又藏起来，对不对？！」

我撕心裂肺地喊完，晕了过去。

10

当我醒来，猛见床边一动不动两个背影，不由又吓得惊跳起来。他们闻声转头安抚我，我才反应过来，这是我爸妈。

「小瑟不怕，小瑟不怕！」妈妈把我抱住，不停地哭。我把她推开，飞快躲到床角，牙关「格格」打战。

他们杀了姐姐，会不会因为事情败露，现在也杀了我？

爸爸说：「告诉她吧！瞒是瞒不住了。」

妈妈拼命摇头，但爸爸不理睬她，在清冷月色下看向我。他的脸一半在光里，一半没于黑暗，看不分明。

「那个不是你姐姐，是彭大志。」

我瞪大眼睛。爸又继续说：「就是彭诚的爸爸。」

我脑袋「嗡嗡」直响，每个字我都听清了，但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。

许久之后，爸妈才终于哄得我平静，并把事情跟我讲清楚。

姐姐跳江后，爸妈找去彭家说理，被彭大志赶出门来。爸爸不甘心，就到他的工厂去静坐示威，断断续续，维持了将近一年。

彭大志的工厂本就不景气，被爸长期这样闹，愈发头疼。他曾经也报过警，可警察同情爸爸失去女儿，更对驱邪舞深恶痛绝，反而把彭大志骂了一顿，让他自己想法处理。

无奈间，彭大志来找爸爸谈判。那天是冬至，爸妈住在老房子里。

我们本地有冬至超度亡灵的习俗，因此他们准备了招魂帛，还学习了许多仪式，一板一眼照做，盼着姐姐的魂魄能回家来。

彭大志找来时，看到这情形，没忍住嘴贱，对此冷嘲热讽，惹怒爸妈，三人吵得不可开交，又打了起来。

彭大志人高马大，把爸爸打倒在地，又想去伤害妈妈，新仇旧恨交织，爸爸奋力起身，对彭大志举起了刀。

杀人之后，他们特别害怕，不知道要把尸体怎么办，只好先塞进冰柜。

好在彭大志债主盈门，大家都以为他的消失是跑路躲债去了，没有怀疑到爸妈身上。

过了些天，爸妈实在不放心，所以买来工具，把彭大志砍碎装进行李箱，本想扔到远处，可到底不敢带着尸体出门，最后只得埋到松树林的深处。

本来是想埋在院子里的，可妈妈迷信，害怕会对我造成不好影响。

这次回家时，爸爸去检查埋尸地，却发现一群流浪狗正在拼命刨土，土已经被全部刨开，行李箱完全暴露。

他俩吓得丢了魂，想把尸体再带回来，不料在这过程中，我早早起床找他们，并且明显起疑。

妈妈只好把我带走，爸爸一个人把尸体带回重新塞进冰柜，又给杂物间换了把牢靠的锁。

他们想不到的是，正是这把突兀的锁引起我的注意，最终被我发现冰柜里头的秘密。

听了这些话，我先是震惊，继而感觉天要塌了。虽然被碎尸的不是姐姐，但爸妈却真的杀了人。

姐姐不在了，他们又成了杀人犯，面对这样的困境，我该怎么办才好？！

报警，只有报警！呆怔了很久，我猛地醒悟过来。

彭大志是自己打上门，也是他动手在先，爸爸只要自首，还有希望。

我这样想着，就去掏手机，却又僵住。万一证明不了是正当防卫呢？那爸爸怎么办？

犹豫间，爸爸握住我的手。

「你别打电话，我们自己来，」妈妈含泪说，「但是小瑟，你一个人要怎么办？」

她哭得缩成一团，爸爸叹口气，把我们都抱进怀里。

「放心吧，小瑟会好好的。她很乖的，我们两个女儿，都是很乖很乖的，对不对？」爸爸说着，在妈妈的头发上轻轻吻了吻，泪水沿着他沧桑的脸颊落下。

这么久以来，爸妈终于和解，我们却面临了分离。

11

我一个人，真的一点都不好。爸妈自首后，家变得坟墓一般安静。

没有亲戚乐意管我，老师和同学既同情我，却又似乎有些忌惮，无形之间保持距离。

我形单影只，开始对姐姐被孤立的心情感到切肤之痛。在这之前，我虽能感知她的痛苦，但凝视她的处境时，从来都是以站在高处的旁观者姿态。

又过了些日子，姐姐终于被找到，她被冲到森林深处才搁浅，尸身早就血肉一空，只留下森森白骨。

我学大人样子，让姐姐的遗骸落土为安，并请人做了石碑，上头写上，爱女端小锦之墓。

站在墓前，我突然想，如果魂魄离开躯体的束缚，会不会反而变得自由？那姐姐的灵魂，有没有可能此刻正在我身边？

我真的疯狂想她。

再后来，有两位警察突然登门找我。爸妈的案子拖了这么久，一直没有结果，我不知道他们这次造访，会给我带来什么消息。我太紧张，拼命咽口水。

「你别怕。」警察说。

「我不怕！」我用力摇头，眼泪跟着溅出眼眶。

警察盯着我：「端小瑟，你愿不愿意救你的爸妈？」

我猛地抬头，看到他的目光鹰一般亮。

「当然愿意！怎么可能不愿意？可是……」我懂法，爸妈杀了人，哪里是我能救的？

「如果杀人的不是他们，那他们自然不用付出生命的代价。所以端小瑟，你再想想，有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告诉我们？」

我一头雾水。

他又问我：「彭大志死的那天，你在哪里？」

我呆住了，脑海突然空白。是啊，那天我在哪呢？按说爸妈不会在晚上将我单独留在县城。这样一个明显的问题，我之前却一直没留意到。

「我不……知道。」苦思冥想许久后，我艰难地说。记忆仍然苍白，只有一些片断，电光火石样，一闪而过。

「真的？」

「真的……」

警察叹口气：「那你再好好想想吧。我知道你生过病，但这个病按理来说，不会引起长期失忆。」

「所以为了你爸妈好，无论如何，也要想起来！你想得起来，他们就还有机会。」

我呆住了，久久无言。

之后的日子，我一直在思考，关于那晚，我缺失的记忆里到底发生过什么、这些事又到底有多重要，以至于警察说，这些事可以救我的爸爸妈妈。

尾声

我去求助了医生，这还是我第一次主动配合，认真吃药治疗。妈妈再也不能把药碾碎藏进饭菜，一切只能靠我自己。

我得想起来。

数天后，当我拉开窗帘，把阳光放进房间时，终于完成了所有记忆碎片的拼接。

原来我曾经两次发病。

第一次是在姐姐跳江之后，我因为懊悔举报姐姐作弊，熬不过日日夜夜的愧疚，得了精神分裂症。

发起病来，我会代入到姐姐的遭遇里，完全把自己当成端小锦。

并没有什么双重人格，一切只是我脑海里的幻象。大量的幻觉，令我成天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，古怪暴躁。

所幸经一段时间的治疗后，我的病情有了些起色。

可是有一天，我听爸妈在商量超度姐姐亡灵的事，妈妈垂泪，说不知道小锦肯不肯再回家来，再看看爸爸妈妈。

我听在耳里，想到之前的事，悲痛卷土重来，情绪再次开始不稳定。

到了冬至那天晚上，彭大志找来，争吵中，他把爸爸打得血流一地。而躲在角落的我目睹这一切，愤怒到无法抑制，在那瞬间，眼前掠过许多画面。

我又开始分不清姐姐和自己，端小锦的怨恨和端小瑟的纠缠在一起，把我紧紧缚住。

我仿佛看到一群可怕的舞者，又仿佛看到滚滚江水。我又听到爸爸被彭大志打断了肋骨时痛苦的呻吟。我好像还感受到妈妈冰凉的泪水。

我终于彻底失去理智，爆发出滔天怒火。去厨房拿了把刀，对着彭大志捅过去。

我用了所有力气，扎得很深，他踉跄几步，倒下了。

杀死彭大志的凶手，正是我自己。

血腥场面给我强烈刺激，我第二次发病了。

这次的病情来势汹汹，并且更为严重。我把杀人的事忘得干干净净，又开始没完没了地想象自己是端小锦。

比以前更可怕的是，这回我居然会认为，爸妈想要杀死我这所谓的「端小锦」，于是整天疑神疑鬼，行为怪异，接着又会因此自暴自弃，想要自杀。

爸妈焦头烂额，因为一边为我杀人的事情惶惶不可终日，一边还要看牢我，最后不得已把我关进房间，时刻不让我离开他们视线。

好在有他们照料，我再次慢慢好起来。

可那时我才恢复不久，记忆不完整，也有可能是潜意识里故意回避，所以想不起来亲手杀死彭大志的事。

不仅如此，我居然又怀疑起爸妈，总觉得他们在姐姐的事上对我有所隐瞒。

我被疑心病魔住，导致姐姐又在我的幻想里出现，在这幻想中的姐姐带领下，我昏头昏脑跑去查探，结果戳破了爸妈的秘密。

他们的秘密，其实也是我的秘密。

直到那时，他们都还想着保护我，选择扛下一切。

我知道，只要我想不起来，那他们就绝不会道出真相。

他们只剩我这一个女儿，哪怕我闯下天大祸事，仍然幻想着我能好好读书，有个美好明天。

他们一直在承受着锥心刺骨的打击，心里却只有我。

但是杀了人就是杀了人，我必须承担后果。我杀彭大志之前刚满十八岁，等待我的，绝不会是什么美好未来了。

可我想要爸妈活下去。

警方一直怀疑爸妈是在掩护我，可时间过去太久，他们缺乏有力证据。而如今，我就是那最有力的证据本身。

我曾经是一个病人，现在也还在恢复过程中。我知道他们有的会相信我，有的会质疑。

不怕，事实就是事实，没有什么比真实更不需要伪装。我不用撒谎，所以我的话，将是逻辑最严密的证词。

在公安局门前，我微微站了站。

阳光正好，春天正在慢慢走来，鲜花次第开放。而在大树筛下的光影里，我恍然间好像看到了姐姐。擦擦眼睛再看，树下空无一人。

我笑了笑，慢慢走向我要去的地方，一边走一边想，我的姐姐端小锦，会不会真的有一天，再突然出现呢？

如果她出现，我跟她说对不起，她会不会还象以前那样跟我说：「小瑟，没关系……」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